

道古堂集外文

道古堂集外文目錄

省試萬寶告成賦

三易論

六宗考

記西漢馬政

諸史然疑序

榕城詩話序

樊榭山房游仙詩序

哀鹽船文序

休陽汪先生壽序

桐城張葑齋壽序

歙江可亭壽序

新會陸蘭圃壽序

祁門馬母壽序

石經考異引

自畫冊頁題辭

水山二友圖題辭

寄所親書

道古堂集外文目錄

道古堂集外文

仁和 杭世駿 犬宗撰

萬寶告成賦

以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爲韻

聖王御寓而勤民事司空經野以辨土宜暢有生之必
遂善萬物之得時翠幕青壇

省耕於春仲蜺旌鸞輅

觀稼於秋期寶乃民財彰黍稷馨香之普淖萬爲盈數
徵婦子百室之蕃孳當其金行秉律白藏司辰蓐收名
察以發斂庶類含穎而畢甄合萬夫而爲井課千耦以
同耘稗綴青蟲粟霏微而屑玉芒輪紅蟹稻的礫以抽

銀屋後苦簷圓廬接節門前雲確灑穴飛輪於是

鳳麻舒長紀日麟經大有書年雉隴獻兩歧之瑞蚪文
篆六穗之篇壤擊堯衢屈計五風而十雨春回禹甸分
明饁後而耕前國以民爲重民以食爲天故稻之種二
十菽梁之種二十果蔬之種各二十知百穀之名異而
上土三十物中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見萬寶之功全
則有物華燦爛嘉殖駢羅豆畦高下薑稜坡陀芋魁未
淪粟罇可授架上之壺科將上槁溝塍之植節漸堅多
九月肅霜旣築場而及圃三時不害咸脫笠以堆蓐斯
時也市地則霜條絡繹橫空則雪陣迷漫秉穗可遺窻

婦餘糧棲畝瓜瓠足供老疾節物登盤信久勞而思逸
爰託宇以求安昔日林間鶉鳩喚徹今時牀下蟋蟀吟
殘巫索綯以乘屋各塞向而操鋤則見甌窶滿篝鱗鱗
麗甯地大而豐物多且有尊瓶老婦祀竈刲羊舞戚佞
童驅儼磔狗制三十年之國用而政通積萬億秭之高
廩而俗阜鄰牆夜績響緯夔之騷騷村舍追歡畫消寒
之九九吹之雅籥定庾億而倉盈編入周詩是崇墉而
比櫛方豐玉以猶珍詎兩珠之可匹蓋政非寶何以養
民寶非萬不能備物爾乃家釀清酒戶繪幽風祈年得
泰占卦名豐祭先農及司嗇迎貓虎與坊庸紫芥青菘

菑屋畜御冬之旨赤糜白芑后妃藏獻種之種斯蜡通
而民樂夫孰非

聖主之勤農也哉

三易論

古今言三易者多矣然所言互有同異余特綜其語爲
三易論

杜子春注周禮連山宓戲歸藏黃帝鄭志答趙商云非
無明文改之無據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
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
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姚信則曰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
之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
三者之說皆合第信以夏易爲出於神農周易爲出於
伏羲與山海經相反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夏人因炎帝

曰連山般人因黃帝曰歸藏與信說同鄭元注周禮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賈公彥疏云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孔穎達作易正義引鄭云夏日連山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鄭鍔解周禮則云連山言如山之相連或以爲雲或以爲山說者未嘗衷一而歸藏則無異同易正義解周易云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賈公彥云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布於四方故名易爲周也鄭鍔則兼疏周易二義言如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是周之義與孔賈合而以變

易言易脫康成易簡不易之義

鄭元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不易變易

正

義又按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
並是代號周易以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猶周書周禮
題周以別餘代沙隨程氏晦庵朱氏本其說遂有周爲
代名之解三易名稱不同如此千寶解易云天地定位
出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
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
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夷坤初乾初離初萃
初兌初艮初釐震初真巽此歸藏之易也羅泌以爲
是所謂三皇易也夫連山旣以艮首此曷爲以艮終歸

藏既以坤首此曷爲以坤次且以天地定位一節推之
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邵伯溫述先
君以爲此伏羲之易所謂小成者是矣以帝出乎震一
節推之朱子以爲卦位之說多未詳者而邵子以爲乃
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而竇以爲連山之易不亦謬
乎羅泌又云伏羲氏之先天神農易之爲中天神農之
中天黃帝易之爲後天東嘉朱元昇作三易備遺以伏
羲之易爲先天黃帝之易爲中天以文王之易爲後天
夫以三易分屬三天在宋儒尙參錯如此矧文王之易
實出於伏羲而欲以一周易強分先天後天小成大成

宜乎朱子之疑而未敢斷也至其用占之法洪範所謂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三人各占一易參而用之也
周易占其變者連山歸藏占其不變者春秋穆姜之筮
遇艮之八杜解以爲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
占周禮賈疏亦言周易占九六而云遇艮之八是據夏
殷不變爲占之事宋王與之訂義引鄭鑿易祓皆仍其
說孔安國云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其爻不變九爲老陽
六爲老陰其爻皆變周易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占七
八之爻羅泌云變老也不變少也易用九六尙老也連
山用七歸藏用八尙少也自先儒皆言連山歸藏用七

八至泌乃始有連山用七歸藏用八之論而竟不知其何所根據吳萊著三墳辨因之劉恕解周禮則云艮其背不獲其身入之道也以寅爲正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者此連山之易是又以用八爲連山與泌說迥異程迥曰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爲占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旣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惜乎春秋以後二易亡而僞作者眾劉炫司馬膺衛元嵩毛漸之徒浸淫不已朱元昇撰備遺一書以陽儀自復至乾陰儀自姤至坤定連山以十日十二子爲先甲後甲定歸藏固陵毛氏從而闢之其說備易小帖中

六宗考

禋于六宗肇自虞氏降及漢興始於甘泉汾陰立壇禋
六宗魏晉代有變更宋齊以往斯祀久廢惟拓跋氏乃
一行之諸家之議言人人殊宋江夏王義恭所謂六宗
之辨舛於兼儒也自解經者既不屑爲煩辭

如孔疏
蔡傳

而

議禮者又不能賅眾義劉注續漢志而漢賢不列許慎
王充杜撰通典而先儒不列歐陽夏侯羅著路史而同
時不列蘇軾朱子予故備著之使後之論者有考焉

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
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杜佑曰

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者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

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

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

孔穎達禮疏作六宗上及天下及地

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賈公彥周禮大宗伯疏案異義作上不及天下不及人旁不及四時居中間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按續漢書祭祀志安帝

卽位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

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

說見後

爲非是

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注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

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

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

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

按前漢郊祀志高帝無祀六宗事而匡衡奏立南北郊疏引虞

書之文至六宗並無專祀

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

祀不通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

公卿議五官將衛宏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

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郤議由是遂祭六宗孔安

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埋

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官祭日

也夜明祭月也幽禋祭星也雩禋祭水旱也孔叢子曰

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劉昭曰此解

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

孔穎達禮祭法疏曰王肅聖證論用

家語之文與孔注尙書同

司馬彪曰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

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是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

孔穎達曰

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地下有山谷邱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相類故知是此六宗 杜佑曰孔言寒暑日月水旱爲六宗者於理有乖 羅泌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而不在宗矣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此孔之失也又曰安國之說出於祭法而附於孔叢子家語因之蓋孔氏之家世有是說故王充蘇賦一皆從之亦未敢以爲安也且將從孔說則必上自類帝至於羣神合以爲一而又升五帝於肆類而不禋於六宗禋日月於六宗而不與於郊

類斯可矣何則郊祀而及於天地間之神古蓋有矣燔

黍壇瘞黍折此則似乎類帝而合食矣泰昭祭時坎壇

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

則似乎六宗矣四時寒暑雖別有祭於此又合而享之未大害郊既主日則日月決不可下齊

乎六宗星為幽宗水旱為雩宗此自二類鄭改宗為禋誤矣坎壇以祭四方而又徧

祭於百神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此

則合乎山川與羣神矣是以漢世泰壇其中而五帝環

壇其下以求當乎六宗而復壇設羣神以求合乎書之

文是則禋類百神合之以為一也山川惟不望知徧走

其地矣王肅治家語而輒自異之必有其說矣 孫似

曰諸說之外其最有據而得其正者孔安國之說是也而司馬彪亦曲說以駁之王肅所解本諸家語與安國同而肅對魏明又以爲乾坤六子則自叛其說矣據孔傳唯引祭法殊不知安國所據不獨祭法也謹案孔叢子書載宰我問於孔子曰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禰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安國之傳端本於此諸儒之說紛紛不已皆不見孔子之言故也 胡宏曰聖人名必當物祀

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上者咸在其中也況四時寒暑水旱日月星辰之運卽天神之奧豈可分裂各爲神乎古者大旱雩於上帝不曰雩於旱神可見矣

朱子曰鄭氏宗讀爲禋卽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

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

蘇軾祭沈說同

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

孔晁同

按漢書郊祀

志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日上不及天下不及隆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

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於南北郊謹案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宗官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

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
曰廣時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
五部兆天地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
北斗填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墜北東方帝太昊
青靈句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
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星南宮於南郊兆
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
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
北宮於北郊兆奏可 三輔黃圖元始四年宰衡莽奏
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卽河山岱宗三光眾

明山阜百川眾流滄汙泉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
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於南門之外
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續漢
書祭祀志元初六年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
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晉書禮志王莽以
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問王肅亦以爲
易六子故不廢顏師古曰六宗之義說者多矣乾坤
六子其最通乎杜佑曰漢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
川海澤六子之卦爲六宗者按周禮以實崇祀日月星
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

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

大宗伯疏

引異義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

案許慎五經異

義曰古尚書說六宗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

三天宗日月星北辰地宗岱山河海

此三言本蔡邕月令章句

日爲

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

澤宗祭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 司馬彪曰

帝在於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

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逵失其義也

孔疏云許君謹案與古尚書說同郊

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

禮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以實崇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亦明矣如鄭此言六宗稱禋則天神也日月也在郊祀之中又類於上帝之內故以其餘爲六宗也

盧植注月令曰天宗六宗之神

大宗伯疏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

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卽不入六宗之數也孔疏云尙書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祭以日月配日月在類上帝之中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不言六宗而云天宗孟康與彼別也

鄭元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

孟康注漢書同

星五

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

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司馬彪曰六合之間非

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
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
復特爲位元之失也 晉太學博士吳商曰禋之言煙

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
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
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
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
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
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也星不得徧祭其第四第五此

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一星旣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 范甯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

裴駟史記集解曰六宗義象鄭說爲長

杜佑曰鄭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者並是星質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 羅泌曰宗之爲言總也司中司命實係文昌而好風好雨是乃箕畢以總而言是特一宗爾豈得有實柴而復樞燎哉

孟康曰六宗天地間之遊神 羅泌曰孟康李邵皆繆本元文太元曰神遊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於祭而言

二子蓋因此

劉劭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案晉書禮志魏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劭以爲云云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杜佑曰劉劭以冲氣六氣宗之者氣先於天不合禮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

司馬彪曰類于上帝卽禮天也望于山川禋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

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無復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纁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

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

案晉書禮志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爲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於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禴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於天宗則周時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卽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太社魏氏因之

景初二年祀太極冲和之氣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孔穎達曰晉初荀顛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

張迪曰六宗六代帝王

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曰禋於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禴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於祖禴用特饒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於藝祖用特臣以尙書與禮王制同

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旣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於上帝不禋祖禩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穀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

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祖宗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桀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

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 杜佑曰張廸以六代帝王張髭以宗廟三昭三穆等並不堪錄 羅泌曰三昭三穆程顥王安石輩多取以爲祭人鬼然穆非宗也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昭三穆世何嘗廢祀此固不必議者且七政既齊之後則惟及天神又曷有文祖有事於在璣衡之前而後於餘時哉 胡宏曰國有大事既告諸祖廟然後告於天地以及羣神禮之常也故張髭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 邱濬曰胡宏取晉張髭之說雖與周人祖有功宗有德之制合然帝王異世不相襲禮其制不

必盡同也孔注謂文祖爲堯文德之祖廟有祖斯有宗
合此六宗以爲七廟故舜始則受終於祖繼則禮享於
宗焉或又謂三昭三穆出於周非帝世制也曰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商初已有七廟矣安知其非承虞夏之遺
制乎

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
爲地數推按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 劉昭曰虞喜以
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
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
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

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禋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元今之元卽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禋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傍祭乎後魏孝文帝曰尙書之文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

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關其他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備焉六祭既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合永爲定法

案魏書禮志明元泰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至孝文太和十三年詔議禋祀之禮高閭曰書稱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

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曰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晉已來逮於聖世以爲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評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比敕臣等評議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說各有其理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眾疑則從多今惑則仍古請依先別處六宗之兆總爲一祀而祭之帝曰云云 杜佑曰後魏孝文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於義爲當何者案周禮以禋祀昊

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及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或曰書旣云類上帝何更言禋者此敘巡狩記禮之次矣將出征肆類也禋宗徧祀六天也何以肆類之文而迷郊祀之禮乎 羅泌曰六天之說本出漢世源於緯候而成於康成然魏氏以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禮不屬於別祀不知先王禮典莫有重舉上帝旣已肆類豈復禋乎佑抑不知漢之所祀自是泰乙故曰太乙者天神之最貴其佐爲五帝是則非昊天矣

羅泌曰宗亦祀之尊也莊周曰天地爲宗故禮有天宗則亦有地宗矣天宗者萬象之宗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求之於傳又有河岱之宗河宗者萬水之宗而岱宗則萬山之宗也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日月既主於郊四時寒暑復各屬於歲惟星一類實繁猶之在地之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民事之尤切故二者自爲宗或曰六宗云禋山川云望則山川在望不在禋矣且古書曰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奚爲而不併地如曰不然則安國之說庶乎其次矣他不足稽也

楊復曰愚案孔注禋于六宗取祭法四時寒暑日月星
水旱爲六宗王肅之說亦同朱子書說非苟從者亦取
祭法六者爲宗必有深意但鄭元注祭法改相近爲禳
祈又以六者皆爲祈禱之祭夫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乃是攝位告祭之禮安得有禳祈
之禮哉故書疏云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
元注以解此傳也馬端臨曰春秋魯郊猶三望言郊天
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
分野望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尙書說同元之
文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樵燎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卽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

主日配以月日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季本曰六宗者日也月也風也雨也霜也雪也星者日之類也辰者月之類也雲者雨之類也露者霜之類也冰者雪之類也六者各以類從皆成象乎上而當尊事者也故曰宗 案此則天宗盡之矣以辰爲月之類尤無理不可從

方中履曰尙書本文上言上帝下言山川羣神比似爲地太社之說近之然一六太虛無據也常以五方有六神東方少昊之子曰重爲句芒南方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西方少昊之子曰該爲蓐收北方少昊之二子曰

修曰熙爲元冥中央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比較諸家爲確矣蓋五行而二水也

余考六宗旣竟無一言以折中之可乎石友鄞全吉士祖望旣沒門人刻其經史問答中六宗一條則謝山向嘗與余論定者也余識闇無以易之遂全錄其語附於後其言曰類上帝首及皇天后土也則禋六宗當爲天神而後望山川以及地示然後徧於羣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又或指人鬼而言非雜復則凌亂矣六宗則當實舉其目而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其意合爲六或反多於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經也故犯此數

者之說則其譌誤不必詳詰而已見是以伏生之天地四時其說甚古然於類帝有複歐陽和伯變其說以爲在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而李邵以爲六合之間劉劭以爲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宗孟康以爲天地間遊神則皆歐陽之說無可宗而強宗之揚雄所謂神遊六宗者也孔安國引祭法以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寒暑卽時也幽雩乃有事而祈禱非大祭也說者以爲本之孔子劉昭曰使其果出孔子將後儒亦無復紛然者矣劉歆孔光王肅以爲水火雷風山澤是乾坤之六子則兼山川而祭之賈逵之天宗以日爲陽宗月

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地宗以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
澤宗同此失也康成以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則自司中而下皆星也六宗
祇二宗虞喜以地有五總五爲一以成六劉昭取之則
六宗祇一宗司馬彪以日月星辰之屬爲天宗社稷五
祀之屬爲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爲四方宗是并羣神皆
豫矣而覈之則六宗祇三宗若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張
廸以爲六代帝王則無論何時曾備七廟之制與否其
六代果爲何帝何王而要之不應以人鬼列於山川之
上若宋儒羅泌以爲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則

無論經文之上下皆凌犯而亦輕重不以其倫明陶安以爲類上帝乃祭天禋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又本虞喜之說而少變之方以智以爲五方實有六神曰重爲句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曰修曰熙爲元冥曰句龍爲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豈容別列爲宗近如惠學士士奇以古尙書伊訓及周禮之方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青後黑左赤右白實備六合之氣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況是時尙未必有方明之祀杭編修世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亦少變伏歐之說者然天地已見於類帝而四嶽則望山之所首及也

沈徵君形以爲六府亦非天神之屬皆不免於上下文
有牴牾故愚嘗謂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其
義甚長而特是天宗之目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
附之而無以見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卽左
傳之六物也六物者曰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曰日
曰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
天神也天神之屬無有過於此六者有時舉四時而析
之與歲日月星辰並列則謂之九紀逸周書周公曰在
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二宿三日四月五春六夏七秋
八冬九歲又曰九星周書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

王深寧曰九星卽九紀也有時舉歲日月星辰而不及時則謂之五位國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蓋舉五位而知其時之爲冬也有時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歲時則曰四類深寧解周禮之四類以此四者當之蓋舉四者而歲時從可知也有時舉日月星而不及三者則曰三光又曰三辰蓋以日月該歲時以星該辰也是皆隨意錯舉者若祭則必定爲六故曰六宗尙書之禋禋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之說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日月不宜尙在六宗何與曰是亦不然

日月配天不宜列六宗嶽瀆配地何以列望祀也是又
不足誚也

記西漢馬政

漢興自戰爭之餘中國馬常不足食貨志所謂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也景帝中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景紀武帝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如淳曰貴平牡馬賈欲使人競

畜馬太初二年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武紀食貨志云天

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又云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

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又李陵傳上曰吾發
軍多母騎又霍去病傳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十
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又自衛青圍單于後
十四歲而卒竟不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至征和中下詔
深陳既往之悔修馬復令以補缺母乏武備而已

見西域傳

師古曰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

至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

其止勿出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元鳳二年
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
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母斂今年馬口
錢

昭紀

馬口錢者漢儀注民出口賦錢人二十三其二十

錢以供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從此

吳仁傑刊誤補遺
文穎如淳解皆非

苑馬者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

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武帝建元元年嘗一詔罷苑馬以賜貧民蓋特不禁其芻牧樵采而已

曾唯讀先生外集十種首日鴻詞所業次日經進講
義共文十三篇九篇已列道古堂文集以上四篇茲
弁集外文之首

諸史然疑序

余年二十有五始有志乎史學貧無全史且購且讀一日率盡一卷人事膠擾道塗奔走祈寒盛暑未嘗一日輟也風雨閉門深居無俚則又倍之閱五年而始畢功又一年而以通鑑參校史外又益以舊聞三千年之行事較然矣於諸史中以意穿穴有得則標舉其旨趣前人所論不復論前人所糾者亦不復糾也史漢考證業有成書斷自後漢以迄六代唐宋以還論之不勝其論糾之亦不勝其糾也劉煦唐書趙上舍一清所贈窮日夜觀之重複錯繆遠遜歐宋間一論列咕咕不勝其繁

聞吳興沈東甫徵士有新舊合鈔一書余未及見恐有雷同卽蹈勦說之咎藏諸篋衍未敢出以示人亭林顧氏廣稽博考日知錄中刊正漢書尙有數條與三劉闕合者知其未見刊誤也以余夤陞望亭林之門伋遽難窺測況敢哆口而倚摭前史之疵病乎句甬全祖望同里張燿貫串史事爲余畏友以是相質而不爲非不忍捐棄遂決意存之舊業就荒桑榆景迫時過而後學獨學而無友二者交譏吾業止於是矣吾衰不能復進矣

悲夫

榕城詩話序

閩設郡自秦始漢五年始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顏師古謂卽侯官縣是閩之有儒家自唐成公李椅立教始而常建因之以設鄉校閩人之舉進士唐自歐陽詹始黃璞著名士傳又以爲其前有薛令之林藻令之藻以賦傳而詹得交於昌黎始以詩著暨後黃滔文山輩蔚爾繼興閩之文學乃郁郁乎彬彬布矣宋詩在閩獨無支派見於史書藝文志者林黃朱鄭數集而外類皆魁儒碩學以經業顯風騷之旨固殊焉明初十子奕奕清暢迨至末造謝在杭曹能始徐惟和兄弟標

聲聞義鼓吹海隅猶未能登述作之堂也今則仰挹前
徽已爲邈覲其山童赭堆阜無佛圖仙觀可以恣遊士
之眺陟其水滲淚滅汨與石映咽進尺退尋篙師鼓力
一舟惶駭許慎以爲人本蛇種魏收以爲鳥聲禽呼二
賢雖意存貶削然其大旨固未可以苛論矣王子之歲
余以試舉人入閩觸暑刻程而至牢閉僧國未能徧交
其賢豪長者與之剖字鑽響盤敦一時矧能掇其秀句
而揚扚之頗有見聞未忍刪棄隨意箋述勒爲一卷意
主於表章而事存乎風雅述而不作論而不議其或齷
齷偏解未當於詩人之銓序抑以爲篇章之外乘風始

之脞說蓋庶乎其可也雍正歲在壬子十月朔在太末
城下書

樊榭山房游仙詩序

蓋聞皇娥旣邈韻不唱夫璇宮穆滿云遙歌未傳于瑤
島月中桂樹羽士難逢源裏桃花漁郎安在天上乏駿
鸞之客人間無吐鳳之儔迨至庾開府仗清新之氣郭
景純用雋上之才開生面于青宮奪夜光于元圃然而
辭多感慨同坎壈之詠懷調本輕淫非列仙之本趣難
匹休乎子建終見笑于鍾嶸仙詠難工由來久已厲先
生太鴻者玉皇香吏暫摘塵寰碧落侍郎僑居瀛海朱
昇賦弓之歲便解操觚蘭成射策之年卽聞染翰琅玕
披腹門無題鳳之賓珠玉爲心座有解龜之賞一丸飛

藥逢璋瑞于西山九節菖蒲邁商邱于北海東華公子
舊是相知南嶽夫人新爲結客疑神濯魄原無俟于冰
壺洗髓伐毛亦何須于紫水乃瓊霄有路閩苑多歧旣
非感遇之劉楨詎作嫉邪之趙壹聊寄懷于元遠遂託
詠于遊仙數凡三百謝家胡蝶之篇字過八千倪氏梅
花之製洞中蕊簡始足揮毫海上珊瑚差堪架筆月穿
高樹依蘿戶以敲金風度碧天傍雲窗而戛玉江花滿
篋種由瓊草之田潘錦連箱裁作流霞之帔行間冰雪
噴來卽是元霜腕底蛟螭瀉出何殊碧海笑驅素豹盤
桓墨椀之中怒逐朱龍游戲硯池之側崑崙裊裊不用

支筇煙渚茫茫何須買舫苔箋十幅俄成王屋之峰湘
帙一函都是蓬萊之島以神仙爲翰寫借文翰爲遨遊
可謂盡名士之才情極仙人之本色者矣僕與先生雲
霞意氣泉石投交架上琅函共讀通明之卷籬邊黃菊
曾傾陶令之杯風義平生兼之師友相逢今日示以瓊
瑤擊節三終何惜玉壺之缺披吟數過恍登銀闕之遙
攜來市上誰不購以千金若在牀頭人自函其一部斥
曹唐于下座誰曰不宜坐何劭于廡間僉云允稱引尊
相對聊當醺醪之漿浣手高吟除是薔薇之露書藏二
酉何用秕糠紙貴三都寧關元晏爰等茲于弁髦敢用

是爲前驅謹序

小倉山房文集序

文莫古於經而經之註疏家非古文也不聞鄭箋孔疏與崔蔡並稱文莫古於史而史之考據家非古文也不聞如淳師古與韓柳並稱其他藻語俚語理障語皆非古文則

本朝望溪先生言之也詳鹿門八家之說襲真西山讀書記中語雖非定論要爲不失文章正宗後世遵之者弱悖之者妄惟吾友子才太史埽羣弊而空之記敘用斂筆論辨用縱筆敘事或斂或縱相題爲之而大概超超空行總不落一凡字此其志也千載而下當有定論

同徵老友杭世駿序

哀鹽船文序

哀鹽船文者江都汪中之所作也中早學六義又好深
湛之思故指事類情申其雅志采遺製於大招激哀音
於變徵可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矣或疑中方學古
之道其言必期於有用若此文將何用耶答曰中目擊
異災迫於其所不忍而飾之以文藻當人心肅然震動
之時爲之發其哀矜痛苦而不忘天之降罰且閔死者
之無辜而吁嗟噫歎散其冤抑之氣使人無逢其災害
是小雅之旨也君子故有取焉若夫污爲故楮識李華
之精思傳之都下寫左思之賦本文章遇合之事又末

而無足數也

歙江可亭壽序

長洲沈宗伯歸愚向余盛稱歙縣可亭江先生不置詰之則曰可亭父病劇貶痺廢寢食假寐恍惚若聞邑東任醫可治之語晨起徒步走十數里迎之醫至而病痊時方十歲也越五載父在隣邑因驚得疾可亭神魂不寧遠走七十里虔禱而回是夜門忽有聲者三父患卽瘳人以爲孝感旣冠徧遊燕齊閩豫吳越之區洗腆以養居京師半載心動忽還而嚴親棄養將殯於西階而君適至得申擗踊宗黨尤以爲異夫人子之於親疾痛疴癢息息相關天性渟至應若影響徵之於可亭而信

徵之於歸愚實而不誣也終喪之後與二弟營業宛陵
事悉諮稟君爲家督以祖居隘陋擇地白石山前連建
三宅曲體偏親之志潔蘋蘩收族屬卹鰥惻易道路櫛
死埋瘞醫疴食餓之舉靡不悉力爲之郡守刊其名於
彰善坊揚州太守又以澤被編氓榜其廬仁聲義問譽
望日流而君猶嗛嗛不敢受也余畱滯廣陵歛縣江氏
之僑寄斯土者無不交也鶴亭橙里皆喜結客第宅櫺
連園池宏敞肴饍之豐縞紵之殷詩篇酬和之霍繹照
耀大江南北猗歟盛矣而君獨用儉勤起家非夫白首
魁壘之耆碩弗賓也非夫研經腓史之鉅儒弗敬也非

夫居貧自立之戚舊弗往還也自奉甚約而餉客必以兼珍理財必謹尺寸而投贈必赴其意之所欲制節謹度毋敢暇逸窺其意念之所注將以裕翼子之謀爲

國家儲後先疏附之才以備一日之用而已賢子芳園左右采獲於齊沈兩宗伯又從余學詩筮仕駕部夙夜在公緬曾梗化

聖天子赫怒整師天戈所指命延漏刻芳園佐大司馬調度兵食不遑寧處小臣之職也

神功耆定舞干羽於兩階愴威棱乎萬里作樂崇德告

廟郊

天羣工遞進雅頌鋪張揚厲芳國獨無言乎余南國腐
儒村居教授三百篇嘗肄業及之畧一引伸比較 功
德芳國可以敬聽焉出車彭彭旃旒央央則小雅采芣
之什也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則商頌殷武之章也王于
興師修我甲兵則秦風小戎之志也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則奚斯閟宮之作也發摠思慮據德依仁峩然聳
皇業於千載之表燕然不足勒銘浚稽不足耀武也芳
國勉之壹意爲詩可矣圍棋賭墅吾將於可亭徵雅量
焉於其初度輒敷陳詩義以告之春秋敵王所愾凡屬

食毛踐土皆有同仇之誼衢歌巷舞身際太平夔龍事
業付之後昆但當飽食摩腹扶杖以觀德化之成惜乎
兩宗伯之不及待也

新會陸蘭圃壽序

岡州古稱節義之鄉而陸君蘭圃實聚國族於斯養和懋德行不迂俗州巷之內熏其德者千喙一辭不捷而速歲在昭陽作噩年逾指使令子明經英乾介余門人李櫟造廬而請曰子之事親也非養之爲難而壽之爲難苟無善而稱之是誣也善矣言之而華與言之而拙行而不遠紀載者每用爲恨古所嘆也夫不虛美不溢惡不以文辭妄悅人今之人蓋莫夫子若矣倘進之坐隅使得縷縷畢言之而夫子錄之可乎吾祖朗軒公之老而傳也而生計不立吾翁廢書而歎肇牽車牛遠服

賈於羅定權其什一之入致白華潔白之養兼珍皮閣之膳安車燕几之適不離於左右朗軒公顧而樂之而翁之事親可知也自吾母來歸閩門之內肅若朝典白首無嘻噏之吝教不肖英乾以不欺爲本而羣從之朝夕侍劄者隨其材而啟迪之輕詵猥佻之習過吾門者無有也歲大祲傾其廩囷以與乏者而吾族無餓人道路之不治者捐貲以平易之淫雨時降而百室不病或以是推誦於吾翁而翁不德於邑也此英乾之所得於過庭者也杭子曰嘻有是哉吾得聞此言於吾子也余嘗至岡州兩厓之間虎牙架隘日月之所沐浴濤瀾之

所激撞是張陸數君子所成仁取義之區而吾與二三
有志乎史事者所低徊憑弔徙倚而不能去者也意其
鄉必有推行其端緒篤生清謹樸學之士以扶持

聖王之雅化者而吾交一臂而失之者衆矣吾石友閩
人張君惕菴溧陽李君澹齋先後實令於是與民休息
施平恕之政俗益懋矣而飲射讀法執爵而乞言如蘭
圃其人者當有敦本厚俗之論爲鄉之人所矜式以俟
夫觀人風者有所采焉蓋此邦風俗之成也久矣李欉
曰不書之則其事不永而道不彰惟夫子有以塞英乾
之請并以告夫兩令君焉則是舉也豈獨爲陸氏之光

也

桐城張葍齋先生壽序

代

少宗伯桐城葍齋先生以儒術受知

聖天子屢膺文章之重寄爲海內宗匠者垂二十年内
自胄監國子外自吳越之秀民間川之名士大河以北
大江以南橫經握管之徒喁喁然懼不得出大賢之門
下者咸被抽擢文教日益以蔚先生之心日益虛以下
登進選擇之途日益以廣教導誨迪之方日益詳以周
東南固多奇偉絕特之士沐浴其化澤服習其規矩理
道之訓淪肌而浹髓程式之文朝寫而夕徧儒臣受
國隆遇主轉移化導之權襄文德之治蓋莫有過於先

生者也予辱與先生戊戌同舉禮部又同入中秘讀書其相知者特深今年予奉使還浙先生駐節江淮詰嗣楞阿觀察方領兩浙鹽筴繼復代方伯布旬宣之職恪秉庭訓治行爲浙第一五月旣望適先生六十覽揆之辰楞阿介浙士之隸門下者進而謁予請一言以壽先生予惟世之所豔稱於先生者旨蓋不越乎三爾侈地望者謂門施三戟家號萬石岡盧澤李震熠寒門一也矜科第者謂淡墨左行瓊書第二簪花盤馬頡頏青雲二也誇官爵者謂頭列冰銜手量玉尺北李南陳騰蜚藝苑三也予謂功德言之立著天壤而不傲者乃可

謂之壽乃可以壽先生自昔張之聞人不勝僂指唐宰相世系見於歐陽氏表者凡一十有七人獨大亮九齡嘉貞父子爲最著宋則齊賢之後有宗誨金則曄之後有行簡明則輔之後有公懋著在史冊述爲美談匪有恃以不敝者在乎桐城之張自大叅公起家先相國文端公以經緯文武之畧弼我

聖祖仁皇帝誠和萬邦爲國柱石嗣相國硯齋先生以鹽梅舟楫之望用世其家先生介於賢父兄之間恭敬樽紉矢卷阿之音進藹藹之吉士爲君子使律之於古人以人事君之誼其可以當之而不忝也已今方晉貳

春卿佐掌邦禮五禮六樂之廢興兩郊六宗之同異研
辨而切究撰明堂清廟之歌詩定吉軍賓嘉之儀注成
國鉅典垂之永久此其職也其次則敬天神察地元贊
幽協明調元化而和風雨其次則策秀孝察廉茂興賢
育德揚側陋而發幽潛此皆先生之所夙夜祓濯恢恢
乎優以爲之者用是踐中台參密勿繼柳氏之家學理
桐陰之舊話於文端公爲韋平之象賢於硯齋先生爲
維絳之競爽承流宣化功著乎社稷海隅日出之區跂
首翹足相率以占太平之相業是則先生之所以壽也
若其侈諛辭以稱禱則閭巷庸衆人康疆逢吉得酒以

相慶勉者之語大臣貞固以幹事變陰陽以壽民前之
所謂著天壤而不敝者恢廓可以自信予故昌言之以
復於鄉之人士且以爲先生頌也是爲序

休陽汪先生壽序

國家景運隆鑠薄海氓庶涵泳

聖澤百載於茲我

皇上欽明濬哲蘊高培厚進白首魁艾之臣於九列荃
宰一德扶植元氣則有

兩朝所畱貽生民所繫望龐鴻溘篤經術炳蔚之大儒
出爲

聖天子明罰敕法登斯人於仁壽之域惟吾師大廷尉
休陽汪先生有焉先生早縮朝綬回翔於芝庭桂館之
間珠林玉海恣所蒐討而其學卓然以程朱爲宗陰陽

之原天人性命之旨粹然冲然契合無間爲文淳泓蘊蓄佐佑六經當代自安溪李文貞公而外莫之或讓也中間視學兩浙巡撫豫章簡清卿歷烏府清風亮節彪炳宙合從容平進踐履朝著者踰四十年望尊而道重內自公孤卿尹外暨分猷宣化擁旄樹纛之大吏非執經弟子卽館閣後輩莫不摳衣前請曲致敬禮昔人品目韓愈所謂泰山北斗者惟先生可以當之而猶謙謙每若自下後門寒冑咸被禮遇以興起名教宏獎仁義爲已任其大較也浙河人文淵海或有炫新求異軼規範以邀時名者先生別裁僞體一匡以正術餼之以經

籍之膏腴束之以文章之軌範數年之間風氣變而益
上嗣是掇大魁應殊科雄文傑作高視海內壹皆稟先
生之指授教澤洋溢儷古罕儔先有書院在西湖上先
生駐節之暇所與諸生講學者也及被 內召青衿弟
子感公知遇每逢申降之日醵錢刲豕北望拜手遙致
岡陵之祝此豈可以倖致哉某以童試獲出門下先生
申誦古道懋勉以道德歷二十年如一日歲在乙卯謁
先生於海濱草廬木榻僅蔽風日辨色而興日入而息
與諸徒作相勞苦夫以

天子親信重臣何不恤艱瘁若是豈不以一夫墊溺若

已納隍古大臣所爲苦其身以濟天下者庶幾不媿乎
已而

聖主閔念其勞還先生於朝龐眉華首道冠寮案晚進
之士無論識與不識咸相指目以爲長河景星之耀芒
而黃目楊豆之陳太廟也先生樂道守素第祿爾康位
躋卿相不足以爲榮名在天壤不足以爲喜不朽之業
無窮之望在守先待後與古聖賢爭一日之得失而已
矣某學不足以窺先生之深遊習者久而辭則足以立
誠於先生七十之壽乃不敢爲夸言書此以志仰焉謹
序

祁門馬母陳太恭人壽序

祿以逮養乃古人出身而仕之義若其養不藉祿則循
陔之眷戀與魚藻之樂胥迄無異理稱詩者恒兩存之
以何爲徵小雅之材鹿鳴爲首繼以四牡之將母來諗
又繼以皇華之每懷靡及事相逮也古之燕禮有四而
君臣相與燕者居其三工荷瑟擗穴歌鹿鳴三詩笙入
以南陔白華華黍子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
華孝子潔白也夫崇酒濟肺易洗揖升其儀至重凡以
叶驩欣而通上下而必計及於其庭闈者何益忠臣出
孝子之門君之所以爲體與臣之所以爲事莫不由斯

矣吾友維揚兩馬君敦行不息均以經術有聞於時解
谷官當爲曹郎棲遲不卽就

天子闕特科以待非常之士大臣以涉江名上辭不應
徵當是時或疑兩君賁志邱園浮湛閭巷高六聘之名
違三升之用爲知退而不知進此皆皮傅之論也兩君
承名父兄後母氏陳太恭人煦嫗而覆育之今者年臻
大耋兩君暱就如嬰媿色養之隆媿于曩哲其不以萬
鍾之祿易一日之養明矣余交兩君者逾十年柔從而
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余反覆觀之而信周禮鄉大夫職
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後鄭解之云和兼六德

容包六行然則和容者固德行之綱維也賈公彥釋鄉射云人有孝行則性行和容故以孝爲容兩君下氣怡色日夕於太恭人之側退而讀先聖之書默以自驗一舉足而不敢慢於人一舉口而不敢惡於人行醇備矣鄉大夫賓賢能之書于其君樂工所歌及笙入以間其詩章與燕禮等是知士始入仕與大君之相詔語中所更歷雖累策書之而不可盡其拳拳者惟此潔白之養垂諸大司樂行乎朝廷鄉國而更無別辭然則能事君者孰有外于孝歟今年孟冬某日爲太恭人誕辰福備之說祝嘏之頌操觚者類能爲之出處之大契乎經術

則未之或道也東氏廣微云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
晨葩莫之點辱夫無營無欲迺謂莫之點辱然則乾沒
不已者其得謂之潔白乎兩君遠來乞言故爲標舉詩
禮之微旨以相勗勉聞者其亦可以解惑也矣

石經考異引

石經考異者何以補亭林顧氏之考也蓋眾說之齟齬者莫石經若矣史傳異地志異碑刻異唐宋元明諸家之辨證異顧氏述矣而不詳詳矣而不辨予特引而疏通之又自唐開成以後其事少異予特取而補綴之文雖近創而義則實因汲古之士其不以予爲勦說也夫雍正十三年太歲在乙卯二月朔日書於抱經亭

題自畫山水花卉冊

密嶺以往繇亘百里中並無摩崖鐫壁以迄題名紀遊
之迹然飛湍峭壁近接几席密樹深篁綠上衣帶奇花
豔卉飛蓋扶輪日在塵囂乃知此境之幽邈

荔枝以閩中爲最許子遜在廣州時詠荔枝云丹荔年
年玉盃新鏡中眉黛半含顰可憐嶺外紅鸚鵡猶說清
華病齒人似廣州之種比閩爲劣

歐冶池環棘牆之外廣袤數畝居人占其漁利露桃呈
頰風柳誇腰又復碕種青蘆門堆紅葉雲飛日落照影
弄姿裙裾互洗蘂砧競響凡所以盪客心而淒遊子之

魄者以是爲覽勝之神皋奧區焉

吳中林清流船篷如半月壓船舷只許侏儒自在眠梳
腳開窗方尺五居然小有洞中天

建寧亦有淨慈寺寺濱溪結宇前爲放生池林木窈窕
方袍迎客沙彌送茗亦一大選佛場也壁有雲散鐘聲
出遠村句

張德南煒閩人初爲南大理司務署中有奇竹二產簷
下已乃屈曲循簷出德南援筆爲瑞竹賦諸郎競傳詠
之又善書諸以便面從乞書者履滿戶外詩喜爲平澹
朱孟震停雲小志稱之

艚蓬船前狹後廣延建人呼爲鴨母櫟園閩茶出鴨母
船開朱殷紅是也又船行屹嶼間全籍篙力板簿不過
數分不假丹漆櫟園黯澹灘頭白板槎可證

閩縣南關外無諸廟有釣龍臺相傳立春將出土牛太
守必往致祭取土塊和以爲牛則成否則必散嘗有詩
云馬從太守分驂去牛向前王乞土來

秀州朱文盎昆田詠並蒂蘭丹竈紅休憐一線珠江碧
漫詫雙了自注云閩之竈山產一線紅有花對節粵之
了蘭一莖上兩花皆貴種也

過霞嶺有廿八都見郵舍壁上題記其一聯云一官已

脫鼉鼉穴九度空過虎豹關末署西湖十九松居士意
必陳倅世增也

江郎山廟壁有銘云三品石何竦特兄嵬峩弟截業仰
若跂俯猶挈碧雞神各分裂荆樹花互榮瘠詎若茲儼
成列支中紛尻相接羞醜醇永無極考縣志不載不知
何人作王先輩霖謂當置飛梯百丈鑄勒山背

閩陳香初竹逸鄭蘭子皆許生青衣能詩余愛蘭子村
居云月明黃葉路花隱赤欄橋詩中有畫楚楚可人至
曠地夕陽多句更爲超妙矣王子冬月寫於道古堂

題錢籜石水山二友圖

士大夫好形骸而以水山爲適斥羶酪而以酒茗爲味
寡田宅而以圖書爲富遠姬侍而以松石爲玩薄名利
而以翰墨爲能卽無鐘鼎建樹亦自可千秋不朽下神
僊一等人也禾中山水靈淑之氣鍾毓多出異士坤一
七兄應鴻詞科來都下與余把臂入林頗稱莫逆出水
山二友圖見眎其殆神仙中人而思建樹者乎奉題數
行卽祈大雅一發軒渠

寄所親書

此間秋意甚佳十晴一雨登游文酒排日爲歡未與故鄉殊致所恨翠被寒生綺情時觸放愁則難於發端鬱念則宛乎在夢曼睎柔些何關人事安神靡體非此安歸每一注存動關性術爾其悴葉晨飛顏雲西下環吟寺角跼步街東托風懷於末簡戀燈火於空廊獨往之思想不殊於干里夫結螻蟻於寤寐攬薌澤於心神鏤刻空花轉相誕幻誠攝生所忧也銷鑠精膽蹙迫和氣又志士所累欷也鑽灼經典陶冶性靈氣役於此則神弛于彼轉移之際庶以爲功旬月以來頗能自得剷除

頑豔遜志空元濕木寒灰未能比擬龜毛兔角略有引
伸縱復巧咒阿難散花摩詰已能空五蘊而縛四禪情
塵不萌愛流已涸聞者疑爲矯情言之洵爲無罪玉臺
對簿良可理原紺榭飯僧底須懺悔竟當借袈裟於乾
陀捉應器於香積揮茲智劍還我慧珠解脫因緣屏當
妄語德我罪我亦無瞞焉